

官常典第四十九卷

宗藩部彙考四十一

周二十四 晉九

元王元年春齊人魯人鄆人會于廩丘謀伐晉晉侯午卒子鑿立趙鞅卒立其次子無恤晉荀瑤伐鄆取九邑 按左傳哀公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鄆故謀伐晉鄆人辭諸侯秋師還冬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閭上國多矣聞君請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

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按史記晉世家定公三十七年卒子出公

鑿立

按趙世家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

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

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爲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

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

按通鑑前編元王元年晉定公卒子錯嗣晉趙鞅卒立其次子無恤

晉荀瑤伐鄭取九邑

按無恤之立趙世家作出公十七年左傳降於喪食紀於哀公二十年是無恤之立當在晉定公三十七年出公初立時也故晉事依前編立綱

元王四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

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

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

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

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元王五年夏四月晉侯及魯臧石伐齊取廩丘

按左傳哀公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

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

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繡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靈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餽臧石牛太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靈戶快反

貞定王元年夏四月晉荀瑤帥師伐鄭齊陳恆帥師救鄭晉師還按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夏四月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恆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貞定王五年晉荀瑤帥師圍鄭 按左傳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愾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株之門鄭人俘鄴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愾趙襄子由是慧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愾故韓魏反而喪之

貞定王六年晉人楚人聘于秦晉河絕于扈 按通鑑前編云云

貞定王十一年晉人滅中行氏而分其地晉侯出奔齊晉荀瑤滅夙繇 按史記晉世家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奔齊 按通鑑前編貞定王十有一年晉荀瑤與趙氏韓氏魏氏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晉侯出奔

齊晉荀瑤滅夙繇

注

大事記曰夙繇狄國也知伯欲攻夙繇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

繇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知伯貪而無信欲攻我而無道今師必隨之君曰大國爲懼而子逆之不祥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齊七月而夙繇亡外紀載於此年今從之

貞定王十二年晉侯鑿道卒昭公會孫驕立晉荀瑤襲衛還三卿宴于藍臺晉河水赤三日 按國語還自衛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樂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唯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螭蛾蠹蠹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遂滅知氏 按史記晉世家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爲晉君

是爲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子生忌忌善智伯早死故智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智伯遂有范中行地最疆

按通鑑前編貞定王十有二年晉出公卒於齊在位十九年荀瑤立昭公會孫驕而專其政晉荀瑤襲衛還三卿宴於藍臺晉河水赤三日

貞定王十三年晉取秦武城 按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二十一年晉取武城 按通鑑前編貞定

王十有三年晉取秦武城

貞定王十四年晉荀瑤大治宮室以韓魏之師攻趙趙無恤奔晉陽 按國語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按通鑑前編貞定王十有四年晉荀瑤大治宮室晉荀瑤約魏駒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

貞定王十五年晉荀瑤及韓魏圍晉陽 按國語晉陽之圍張談曰先主爲重器也爲國家之難盍姑無愛寶於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不德而賄夫地也求飲吾欲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皆斃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蘇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黿產黿民無畔意 按通鑑前編貞定王十有五年晉荀瑤及韓魏圍晉陽

貞定王十六年晉趙無恤約韓魏攻荀瑤滅之而分其地齊田盤與晉三家通使晉趙無恤伐狄

按國語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勝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離離不爲幸吾是以懼

按戰國策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

唐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晉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爲人粗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籌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

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
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得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
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
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
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
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
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
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郤
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郤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
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沈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
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郤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
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

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
變爲君惜之趨而出郅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
君視疵端而趨疾郅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張孟談旣固趙宗

廟封疆發五霸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
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
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
者權重信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
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
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僂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
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
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楚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

多十城而今諸侯復來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
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晉畢陽之
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
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
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
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
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
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
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
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
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
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

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

注

按索隱引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資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肅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

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千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 按史記晉世家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盡併其地

按通鑑前編貞定王十有六年晉趙無恤約魏駒韓虎反攻荀瑤滅之三分其地齊田盤使其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晉三家通使晉趙無恤使新稚狗伐狄

貞定王十七年晉知開奔秦 按通鑑前編云云 注 大事記曰開荀瑤之族也荀氏自首以來或

謂知氏按秦年表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

貞定王二十一年晉知寬奔秦 按通鑑前編云云 注 大事記曰按秦年表晉大夫知寬率其邑

人來奔知伯既滅六年而寬始奔秦或者守邑而未下若燕將守聊城之類歟

貞定王二十五年晉伐伊洛陰戎滅之 按通鑑前編云云 注 外記曰秦伐義渠虜其君時晉韓

虎魏駒共滅伊洛陰戎其遺脫者皆西走踰汧隴自此中國無戎寇惟餘義渠一種焉

考王二年晉侯驕卒子柳立 按柳通鑑作抑今並存之 按史記晉世家哀公十八年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

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

按通鑑前編考王二年晉哀公卒在位十八

年子抑嗣是爲幽公

考王十三年晉桃李冬實 按通鑑前編云云

考王十四年晉侯魯侯會于楚丘 按通鑑前編云云

威烈王元年晉趙無恤卒以兄伯魯之孫浣爲後襄子弟嘉逐浣而自立晉韓虎卒子啟章代魏駒卒子斯代 按史記趙世家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旣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於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爲獻侯獻侯少卽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 按通鑑前編威烈王元年晉趙無恤卒以兄伯魯

之孫浣爲後是爲獻子徙治中牟襄子之弟嘉逐浣而自立於代是爲桓子晉韓虎卒子啟章代是

爲武子晉魏駒卒子斯代是爲文侯

威烈王二年晉趙嘉卒國人殺其子迎浣復位 按史記趙世家桓子立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

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

威烈王三年韓啟章伐鄭 按通鑑前編威烈王三年晉韓啟章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其弟駘

威烈王六年盜殺晉幽公子止立 按史記晉世家幽公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

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 注 索隱曰紀年云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系

本幽公生烈成公止又年表云魏誅幽公立其弟止也

威烈王七年晉魏斯城少梁韓啟章都平陽趙浣城泫氏 按通鑑前編云云 目 大事記曰按秦

本紀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年表靈公七年與魏戰少梁蓋出師在六年而戰在七年也竹

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趙獻子城泫氏

威烈王八年秦人與晉魏氏戰于少梁 按通鑑前編云云

威烈王九年晉魏氏復城少梁 按通鑑前編云云

威烈王十年晉趙氏城平邑

按通鑑前編云云

目

按水經注竹書紀年世家在十五年

威烈王十一年齊田居思伐晉趙氏鄙圍平邑

按通鑑前編云云

威烈王十三年齊田白伐晉毀黃城圍陽狐秦與晉戰于鄆下秦人敗績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

柱 按通鑑前編云云

目

大事記曰春秋後河患見於史傳者始於此漢待詔賈讓曰隄防之作

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瀕河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戰國之時河水潰圯隄岸如今歲所書者蓋亦無幾至於秦漢以後河始爲世大患賈讓之論可謂究其本末矣

威烈王十四年晉魏斯使其子擊圍繁龐出其民

按通鑑前編云云

威烈王十六年王命晉韓啟章趙浣伐齊入長城齊田汾敗晉趙氏于平邑獲其將韓舉取平章

按通鑑前編云云

目

大事記曰按外紀王命趙韓伐齊入長城是時晉三家自通王室亦如列國